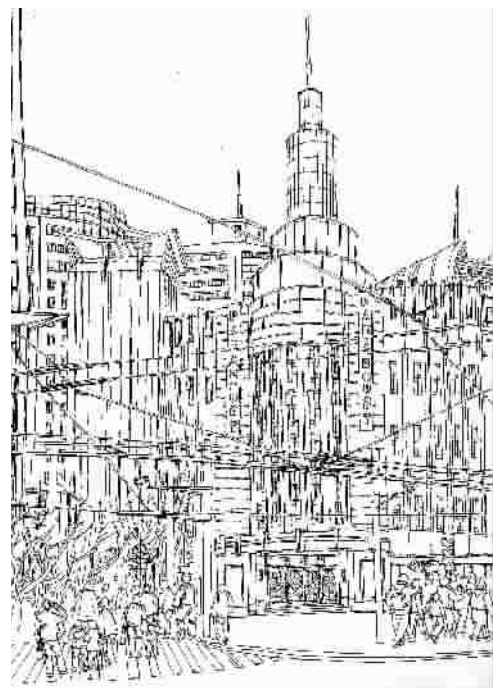


前阵子，上海一直阴天，间或还有小雨，淅淅沥沥。连着十几天见不到太阳，难过啊。难得今天早上睁开眼来，明晃晃的阳光透过窗帘缝隙挤进来，心情一下大好。随手拿张唱片放放，一看，是波戈莱里奇弹的海顿。

平日没事的时候，我会找张肖邦或者柴可夫斯基来放放，但从来不会放海顿。海顿于我而言，就像端上来一盆白斩鸡边上点缀的香菜，有和没有，关系不大。我印象中的海顿，和什么克莱门第、斯卡拉第、维瓦尔第、普塞尔、库普兰、吕利等等外国名字一样，仅仅是一个符号，浸没在中世纪巴洛克的沉沉雾霭中，面目模糊。

海顿，一点不像“海”，没有大海的汹涌磅礴。随便听听，随便忘却。

南窗下的地板上，桌



百姓常乐“百乐门”（速写） 沈舜安

志宏兄说过几次，请我去雪龙号参观，我都是顾左右而言他。一来确实是忙，去一次，没有个一天时间是不行的。二来，我心里也是有小九九的，据说他在雪龙号上开过书画展，至今许多墨宝还留在船上。在雪龙号上看他的作品，我担心是否会心生膜拜，从此要仰视他，那样就做不成朋友了。

这是玩笑话，其实我们都是不拘小节的人，每次聚会，有空的不会迟到，没空的不会勉强。来之则天马行空，无拘无束。而有志宏在，气氛总会不一样地热烈。他思维敏捷，说话幽默，总能引得席间高潮不断。

志宏酒量不怎么样，说是肠胃不好，只能浅尝辄止，还得是红酒。当然，这可能是障眼法，真遇上心仪的美女，娇滴滴唤一声老师，他能不一饮而尽？据说他这样喝过。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何况一位艺术家。

和志宏相识，我是先闻其“声”，再见其人。那天中午和朋友小聚，朋友给我看了一幅书法作品。对书法我并不陌生，小时在父亲的“逼迫”下

上，花草上，洒满阳光，好像万物都金灿灿地上了一层金箔。空气，也是金灿灿的。难得的冬日里的艳阳天。阳光下坐着，可以想点什么事，也可以什

冬日听海顿

尹大为

么事也不想。以前觉得“沐浴在阳光下”，陈词滥调，现在身临其境，“沐浴”这个词倒是贴切极了。记得古时候有位老汉，把晒太阳的乐趣作为一个秘方，好心去献给富人，反被富人奚落一番。这乐趣，有钱人哪里会懂？每当饭桌上，有人大谈基金、并购、股票，我就头大。可能也是我素来胸无大志，一直以为：黄金万两，不如白粥一碗。无事此静坐，享受几小时的阳光，对我来说，倒是

千金难买的福分。

坐在阳光下，细细地听海顿。想起木心先生曾亲口对我说：听音乐，一定要什么事都不做，正襟危坐地听，才能真正地听进去。

惭愧。我听音乐，几乎一直边放着音乐，边做别的事。试过几次坐下来，好好听，听了几分钟，又去忙其他事了。我有时也执拗地以为，只有在做着别的事的时候，某个时刻，蓦然停住，侧耳倾听，被某个音乐的细节深深吸引，一下子打动。这样的音乐，穿透世俗纷扰，才是好音乐。

海顿的钢琴奏鸣曲，很奇怪，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好像什么也没说。就是一个个音符，一个接一个，鱼贯而出。但真好听。好到已经不能用“好”字来形容。像一串串晶莹剔透、超凡脱俗的水晶珍珠。“珍珠”也不足以形容它的好。语言，在这里是贫乏的。

我们大部分人听古典音乐，都是从“标题”音乐开始的：这首是“悲怆”，那首是“热情”；再具体点，这首是“大海”，那首是“野蜂飞舞”……以前老有个错觉：似乎有了“标题”，才是音乐“进化”的标志。好像高级的音乐，都是有标题的。想来《古诗十九首》有标题吗？《诗经》里那些四言诗有标题吗？好像都没有。那些浑朴、天真的词句，是先在某一时刻偶然心有感触，随口唱出来的，随手写下的。要什么劳什子标题？有了标题，倒是落了窠臼，俗了。也浅了。

海顿的这首编号 46 的奏鸣曲，没有标题，具体是要描绘什么景象，表现什么心情？好像什么也不

得，绘画也是别具特色。他的花鸟画追求“写生写意精神”，更难得的是，他一点都没有架子，每天都开开心心，就像生活在

心若放宽 都是春天

凡生

春天里一样，这些年还多次助力慈善公益事业。

志宏最得意的是 2014 年 9 月 27 日，在中国极地科学考察船“雪龙号”自北极凯旋和出征南极之际，应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之邀，在“雪龙号”

拌，待熬到黏稠发丝，最后把花生或芝麻倒进去，不停地搅和，直至收干，将三合一的柔软物倒在抹上油的圆盘里，在上面盖上干净的纱布，用力压平，让它散热至微温，再用力切成长条块。此刻，盼望的年糕大功告成。我们急不可待地先尝为快。刚出锅带着温热的年糕，吃上去香甜可口，不粘牙，胜过外卖的。接着母亲又开始第二锅的制作。如花生芝麻有余，就将它们放于一锅做成混合糖。

称心如意的年糕脱锅而出，除去送些给邻家孩子尝新，装满

夜光杯

新春佳节，商店里为过节“血拼”优惠排起一长串队伍的多了起来。等候时间长了，小纠纷屡屡发生。看到这些场面，忍不住就会回忆起多年前自己作为一个单薄少年排队采购年货的经过。

清晰地记得，那时过年按大户、小户的规定，领取肉票、家禽票、鱼票……一大叠花花绿绿的票据，写清指定购买地点、标明截止时间，每家每户小心翼翼地收藏着，因为只有靠这些“花纸头”，才能买到平时难得一见食品。因为冰箱还没有普及，买了怕不新鲜，所以我基本上都是挨到年三十前的一周才开始去买。

或许大家的想法一样，因此这几天，大街小巷上的马路菜场热闹极了。需要排队的摊位太多，大冷天又不想每天都起早，不知哪个聪明人想出来了好办法，用一块碎砖头、一个破篮子、一方歪凳子，加

表现。一点也不刻意。但就是让听的人内心喜悦。

波戈莱里奇的海顿意气风发，义无反顾，像“竹林七贤”，不羁。有些句子的收尾，像留着长头发的美少年，时不时存心长发一甩，浪荡极了。如果用一句古诗来形容，马上想到了一句：莫使金樽空对月……

循环了几遍，还想听。又找了两版苏联钢琴大师李赫特

弹的，尤其 DECCA 公司出的那版，圆熟至此，就像《牡丹亭》里杜丽娘唱的“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人间的至乐，莫过于此。空白处，也弹得极好。李老说：“我爱海顿胜于莫扎特。他是那么鲜活，很多人无视海顿，真是可惜了！”还发现书架上有一版傅聪老先生弹的，意思到了，手下功夫退化了，可惜，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好了，海顿是“廓然无物”，再想下去，倒是又陷入语言的窠臼了。

有时生命给你的启

上举办国庆书画作品展，以浓厚的墨香作为特殊礼物，表达了他对极地科学考察工作者深深的敬意。

志宏是个有趣的人，他儒雅和善、谦逊低调，只是和我交往的时间长了，沾染了不少下里巴人的味道，要知道我虽然干的是文化人的工作，骨子里乃粗人一个。这点望志宏兄多加把持，千万不要如我口无遮拦，大大咧咧。不过开心还是要的，所谓心若放宽，都是春天。若勉。

两大瓷缸的糖块，足够我们吃到正月十五以后。吃过瘾了，不再饿了。

母亲自制糖果，首先出于节省考虑，为使少花钱多备年货，

她以付出加倍辛劳来满足我们贪嘴的欲望，尽心让我们过一个有东西吃的开心年，同时又营造了家庭温馨氛围，昭示母亲的慈爱之情和勤俭的本分。

尝过母亲自制年糕的人都夸她手艺不凡。口口相传，后来每年春节前一周，不时有左邻右舍邀她帮忙做糖，甚至相邻的里弄

自己一个人，能同时排好几个队。我也学样，事先看好了相邻的几个摊位（太远了不行，轮到了叫不应），一一留下没名没姓的“实物凭证”砖啊，篮啊什么的，在几个摊

排队忆当年

章宇华

位间来回“巡视”，哪个快到了，立即用人替换实物，买好再去赶其他的“场子”。

那时大家互相间很照顾，你正在这个摊位上忙乎着，那个排队队伍前进了，总会有人不声不响地把你在他们身前或身后的“身份证”依次向前挪动。眼看快轮到了，还会大声招呼你。你若赶不及，他们也会关照营业员或后面的人，让你来了可以“合法插队”。几个回合下来，大家彼此也熟悉了，那样你就

示，不经意的一触，足以让我们感动半天。用语言来表达，倒是难了。景物好写，人物好写，空气最难写。难就难在看不见，摸不得，但又确实实实在在地存在。

写下以上这段话，纪念这个太阳大好的冬日上午。



那年春节，我从甘泉新村走到了南京路。

从记事起，就听大人们津津乐道：南京路有远东第一高楼的国际饭店、有远东第一豪华的大光明电影院、有远东规模最大的第一百货商店……只要顺着江宁路一直走到“碰鼻头”，就到了南京路。“走到南京路，看看大上海”，成为幼时我心中的“诗和远方”。

大年初一，我撞撞同楼同班级的桂英和淑芳同行。我们穿着新衣，兜里揣着新票压岁钱和糖果糕点，从志丹路出发，到光新路，穿过沪宁线和沪杭线两道路岔口，过中山北路拐入光复西路，踏上造币厂桥（今江宁路桥），过桥，也不知穿越了几条马路，忽地，南京路横亘在眼前。

不满 10 岁，我们仨如同爱丽丝漫游仙境，将脸贴在橱窗上贪婪地张

也有人知道隔壁东里有个毛毛娘会做好吃的花生芝麻糖，找上门来请她去。母亲是个热心人，有求必应，从不推辞。她放下家务出义工，不收分文酬劳。

我们渐渐长大，母亲也年迈体衰，终于不再自制年糕。从店里买来的糖果，母亲总絮叨着：“买来的没有我做的有甜味……”后来母亲离世，我们家的一份民间技艺随之消失。一辈子操持家事的母亲，她的制糖手艺从何而来，是祖传还是无师自通不得而知，留下一个谜。然而母亲的甜爱之心在我们记忆中长存。

可以更加放心地去多排几个队了。

想想也真的奇怪，放在那里占位的破玩意儿，前后排队的人都非常默契地相互认可，基本上没人会把它们踢开，也不会有人来冒充，大家都在按“规矩”在行事。就因为这样，尽管那时的我看上去弱不禁风的样子，虽然来回走动脚酸点，但依然可以花个半天时间，将全部年货买好。

现在的商品供应非常丰富，不再需要集中采购了。大卖场、超市、便利店到处都是，随用随买。排队显然没以前多了，但出现不和谐音符的频率却高了许多。真的非常怀念当初排队的光景，这并不是说我喜欢回到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只是希望能够再次体味一下那种人与人之间信任、谦让、互助和友善的美好感觉。

用一个字说过年，忙。忙年是民间传统年节风俗，引民国年间《天津志略》记述忙年情景：“既过腊八日，择吉日行大扫除，谓之‘扫房’，其平日之不易易扫除者，恐有不祥也。二十三日，‘祭灶’……自是以后，即预备过年矣。卖年画者，卖花者，卖门神、挂钱者，卖松柏枝、芝桔者，卖陶瓷器者，叫呼不绝于门，街市则春联摊、花糕、饅首、鸡鸭鱼肉、花木、果品，一切年货，无不俱备。商家、居民，各于门前纷纷贴挂钱，至次年正月十五，或二月初二，以竹竿挑去，谓之打挂钱，并贴春联。凡几案、铜锡各器，皆拂拭一新，而沽酒市肉，以备春初旬日之肴饌，颇形忙碌。”

现在过年已比从前省略了不少，却依旧是要忙的。其实若用一个字说人生，不也就是这个忙字吗？一天忙到晚，一年忙到头，一生忙到老。忙年不过也就比平日忙上加忙了些。忙碌是人生的热闹，热闹是人世的风光，何况这过年的忙碌和热闹，又多了一份喜庆和吉祥。

望。凝视着鬓发长辮、花布连衣裙的洋娃娃，犹如《悲惨世界》中的小珂赛特，那样地渴望拥有她；在人民公园门口仰望国际饭店，惊叹，原来房子可

走到南京路

张林凤

以长这么高这么美的。终于，极度疲惫的我们想起该打道回府了，到家已是暮色四合。

那以后，我常走到南京路。上初中后，我兴趣集中到了南京东路，因为我喜欢上国画、集邮、读小说，那里有朵云轩书画社、上海邮票公司和新华书店。

当年逛南京路，在上海邮票公司的店堂发现的“方寸艺苑”，于我犹如逛“大世界”般精彩纷呈，读技校仅有 13 元津贴，

我就能省吃俭用购买邮票。“纪特”票、“JT”票、小型张、小本票之类越集越多。每次出新邮票，我都会特地赶到邮票公司，盖上配首日封图案的印戳再寄出，一枚精致的实寄首日封由此诞生。

在堪称上海最大的南京东路新华书店，我浏览到泰戈尔诗集《飞鸟集》《园丁集》《鸿鹄集》等，这些几毛钱的小册子，我爱不释手，每出一本就购入一本；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系列外国文学名著更令我心仪，那黄底黑花“网格板”封面的书籍，是时任上海译文出版社党组书记兼社长时的著名翻译家孙家晋负责策划的。未曾料想，多年后我成为孙老居住的小区的居民区党支部书记。我满怀崇敬地拜访他，聊起当年读书的热切，对他译作的热爱，儒雅和蔼的孙老很高兴，慷慨地选出《心笛神韵》《小城隍人》《克雷洛夫寓言》《落日秋风》四本书，签上名赠与我。翻阅这些书，我总情不自禁地想起他崇尚的“鸟从回眸自己飞翔的痕迹，人岂能向往往事求索”哲理诗句。他去世三年后，我写成纪实文学《一生诗意付“心笛”》，纪念这位中国泰戈尔的诗韵者。

当年，30 不更事的我，从甘泉新村走到南京路，这一走，生发出以后人生之路的许多精彩。如今，还住甘泉地区的我，对南京路的那份美好憧憬依然如初。



忙年好风光

孙香我

忙年好风光

忙年好风光

忙年好风光

忙年好风光

忙年好风光

忙年好风光

忙年好风光

忙年好风光

忙年好风光

忙年好风光

忙年好风光

忙年好风光

忙年好风光

忙年好风光

忙年好风光

忙年好风光

忙年好风光

忙年好风光

忙年好风光

忙年好风光